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大全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方汝謝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大全卷二十九

明 胡廣等 撰

儒行第四十一

[illegible]氏曰儒行者魯哀公問孔
子儒服孔子不對因問儒行而孔
[illegible]今者其諸言儒者之行誠有是事也
[illegible]訓可疑也儒者之行一出於義理皆
[illegible]分之所當為非以自多求勝於天下也此
[illegible]於天勝人之私少雍容深厚之風似
[illegible]不[illegible]行乃[illegible]於一時[illegible]意末世儒者將以自
[illegible]行[illegible]不[illegible]也[illegible]其言儒者之行不合
[illegible]其言亦不愧於儒矣
此[illegible]儒所以行於[illegible]下而講解所以不敢廢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鄭氏曰逢猶大也大掖之衣○疏曰謂肘掖之所寛大故鄭云大袂禪衣也○應氏曰儒之名始見於周官曰儒以道得名末世不充其道而徒於其服哀公覗孔子之被服儒雅而威儀進趨皆有與俗不同者怪而問之孔子不敢以儒自居也故言不知儒服○

郊特牲云章甫殷道也蓋緇布冠殷世則名章甫章明也所以表明丈夫故謂之章甫耳藍田呂氏曰古者衣服之制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等差未聞儒者之有異服也末世上下僭亂至於無别儒者獨守法度有異於衆此衆所以謂之儒服哀公所以發問逢掖魯衣也章甫宋冠也少居魯則衣魯之衣長居宋則冠宋之冠因其俗而已非苟異於人也故曰其服也鄉○嚴氏曰逢掖章甫是乃儒服而曰不知儒服者唯恥服其服而無其行爾故必以其學也博先之蓋能博學則有其德又將以成德為行然後可稱其服也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

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卒遽而數之則不能終言其事詳悉數之非久留不可僕臣之擯相者久則疲倦雖代其僕亦未可得盡言之也公於是命設席使孔子坐侍而言之○吕氏曰席上之珍自貴而待賈者也儒者講學於閒燕從容乎席上而知所以自貴以待天下之用强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皆我自立而有待也

德之可貴者人必禮之學之博者人必問之忠信可任者人必舉之力行可使者人必取之故君子之用於天下有所待而不求焉

嚴氏曰物者事物之物也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以五物詢衆庶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皆若是而已益儒者之行非一事之可盡故也○嚴陵方氏曰命席則與之坐也侍則侍坐則之也席所以藉物曲禮所謂執玉有藉是也席以藉之則所藉之物居上故謂之席上所以防物之或褻所尊之至也強學所以為己待問所以為人能為己然後能為人故強學力能待問也忠信非由外鑠也故言德力行者勉強之謂忠信力行在我之事舉取在彼之事也盡其在我之事然後足以致其在彼之事故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也儒者立身之本非有資於人焉故

曰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燭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中猶正也論語曰君子正其衣冠○方氏曰衣冠中者言衣之在身冠之在首皆中於禮也動作慎者言心之所動事之所作皆慎其德也大讓所以自抗故如慢而不敬小讓所以致曲故如偽而不誠方其容

貌之大也則有所不可犯故如威及其容貌之小也則有不敢為故如愧三揖而後進故曰難進一辭而遂退故曰易退粥粥者柔弱之狀故若無能也是皆禮之所脩道之所與也張子曰衣冠中謂衣冠中於禮也其大讓如慢事固有大讓小讓如讓國讓位是謂大讓也大讓則誠然而後讓若不有之故似慢也若夫飲食辭辟之間是小讓也小讓實如偽之以為儀爾

儒有居處齊齋難去聲其坐起恭敬言必先行去聲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

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鄭氏曰齊難齊莊可畏難也○吕氏曰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儒者之學皆豫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故學有豫則義精義精則用不匱若其始也不敬則身不立不立則道不充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居處齊難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所謂如見大賓如承大祭敬也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所

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惟敬與恕則忿懲欲窒身立德充可以當天下之變而不避任天下之重而不辭備豫之至有如此者也○劉氏曰不爭非特恕也亦以愛死養身以有待有為不爭小者近者以害大者遠者也 嚴陵方氏曰或居或處不失乎齊難或坐或起不失乎恭敬愛其死非貪生也將以有待於時而已養其身非苟安也將以有為於世而已且居處齊難則人斯齊難之矣坐起恭敬則人斯恭敬之矣言先信則人斯信矣行中正則人斯取正矣以至不爭其利故人資其利不爭其和故人飲其和愛其死故足以有待養其身故足以有為若是則非有待物之備先物之豫固不足以致此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禄不亦易禄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吕氏曰　儒者之於天下所以自為者德而已所以應世者義而已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我之所可貴人不得而奪也此金玉土地多積不如信義多文之貴也難得難畜主於義而所以自貴也雖曰自貴時

而行義而合勞而食未始遠於人而自異也周子曰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嚴陵方氏曰孟子以忠信為天爵以義為正路以今聞廣譽施諸身不願人之文繡非謂是乎貨財以多積為富金玉以難得為寶故於忠信言貴於多文言富易祿者易為祿也先勞而後祿則易為祿矣畜謂畜而制之也夫衆人之近人也或以金玉或以土地或以多積或見之不以時或合之不以義而儒者之近人則有異焉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

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過言出於已之失知過則改故不再流言出於人之毀禮義不訾故不極極猶終也言不終為所毀也不斷其威者言其威容不可得而挫折也不習其謀者言其謀必可成不待嘗試而後見於用也○鄭氏曰淹謂浸漬之刼脅也沮恐怖之也鷙蟲猛鳥獸也○方氏曰鷙猛之蟲當攫搏之不程量其勇而後往此況儒者材足以任事而無顧也引重鼎不程其力又

以况儒者材足以任事而有所勝也往者不悔非有所吝而不改也為其動則當理而未嘗至於悔來者不豫非有所忽而不防也為其識足以應變而不必豫也過言則失其正流言則失其原過言不免乎出然一之為甚也矧可再而二乎流言不免乎聞必止之以智也詎可極而窮乎藍田呂氏曰儒者之行既得其所以自責者猶可保而往也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大人所以立於世也鷙蟲攫搏不程其勇者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矣其勇也非慮勝而後動者也引重鼎不程其力者仁

之為貴重舉者莫能勝也其自任也不如其力之不足者也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呂氏曰儒者之立立於義理而已剛毅而不可奪以義理存焉以義交者雖疏遠必親非義加之雖强禦不畏故有可親可近可殺之理而不可刼迫辱也淫侈溢也溽濃厚也侈其居處厚其飲食欲勝之也欲

勝則義不得立不淫不溽所以立義也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此一句尚氣好勝之言於義理未合所貴於儒者以見義必為聞過而改者也何謂可微辨不可面數待人可矣自待則不可也子路聞過則喜孔子幸人之知過成湯改過不吝推是心也苟有過失雖怨詈且將受之況面數乎

嚴陵方氏曰德雖可親而不可刼之以力迹雖可近而不可迫之以勢身雖可殺而不可辱之以威不以四支之安而過其行不以口腹之養而汙其身微辨者諷諭之也面數者指斥之也凡此皆所體者明所用者毅然也然居處不淫飲食不溽

而以為剛毅何也蓋溺於居處溺於飲食皆人之慾也孔子曰棖也慾得剛非謂是乎○馬氏曰可親以情而不可刼以力可近以義而不可迫以勢可殺其身而不可辱其志可殺以有命也不可辱以有義也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鄭氏曰甲鎧冑兜鍪也干櫓小楯大楯也○吕氏曰忠信則不欺不欺者人亦莫之欺也禮者敬人敬人者人亦莫之侮也忠信禮義所以禦人之欺侮猶甲冑干櫓可以捍患也行則尊仁居則守義所以自信

者篤雖暴政加之有所不變也自立之至者也首章言自立論其所學所行足以待天下之用而不求此章言自立論其所信所守足以更天下之變而不易二者皆自立也有本末先後之差焉

馬氏曰自忠信以為甲冑至雖有暴政不更其所皆言君子之所守故曰其自立有如此者待聘至待取亦言自立何也所待者在人所以待者在已故言自立而此防身遠害之道亦自立也○金華應氏曰被服禮義操執忠信所以自守而禦外侮而又負戴仁義言儒者一身無非義理也捍禦於外者愈固而居於內者愈安雖有暴政不能加之故亦不為之遷易其所而之他也

儒有一畝之宫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户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

疏曰一畝謂徑一步長百步也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宫牆垣也牆方六丈環用廻也方丈為堵東西南北各一堵篳門以荆竹織門也圭窬穿牆為之門旁小户也上鋭下方狀如圭蓬户編蓬為户也甕牖者總牖圓如甕口也又云以敗甕口為牖易衣

而出者合家共一衣出則更著之也并日而食者謂不日日得食或三日二日并得一日之食也○上答之不敢以疑者道合則就即信之而不疑無患失之心也上不答不敢以諂者不合則去即安之而不諂無患得之心也藍田呂氏曰儒者之仕將以事道也然有時乎為貧食其力以求免死而已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抱關擊柝乘田委吏無所往而不可也故為貧者非事道事道者不為貧二者不可亂也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户甕牖居處之陋者也易衣而出并日而食養之至不足者也儒者所守之篤窮至于是而不悔也上之禮答不答繫乎知不知雖窮如是上苟知之則必以是道自期

不疑乎上之未信也為其多聞歟則天子不召師為其賢歟未聞見賢而召之也尊其所聞行其所知不疑乎上之未信而有所屈蓋事道者不為貧也上苟不知則我知以力事人求其食以免死者也不輕進以求合也居不知而自獻其有居不問而自告其謀枉尋直尺強聒而不舍人謂之不諂不信也蓋為貧者非事道也二者儒者仕之大分不可亂也○嚴陵方氏曰一畝之宮折方之則其宮四面各十步而已五版為堵環堵之室周旋之則其室四面各五版而已上答之不敢以疑君以其自信之篤也上不答不敢以諂者以其懷忠之深也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

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楷法式也上弗援在上者不引我以升也下弗推在下者不舉我以進也危起居謂因事中傷之也信其志謂志不可奪也時有否泰道有通塞然其憂思則未嘗一日而忘生民之患也

嚴陵方氏曰與今人並行於世與古人稽合於道也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者中庸所謂行而世爲天下法是也援言其有所引推言其有所進援則自上而引下推則自下而進上私則相與而爲比暗則相結而爲黨雖危起居以其身可危也竟信其志以

其志不可奪也信謂自信也猶將不忘百姓之病者孟子所謂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石林葉氏曰友一鄉之善士以至一國友一國之善士以至天下則所謂今人與居也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又論其世則所謂古人與稽也適弗逢世而援推者天也讒諂之民比黨而危之者人也起居雖危而竟信其志天與人莫之奪也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毁方而瓦合其寛裕有如此者

博學不窮温故知新之益也篤行不倦賢人可久之

德也幽居不淫窮不失義也上通不困達不離道也禮之體嚴而用貴於和忠信禮之質也故以忠信爲美優游用之和也故以優游爲法賢雖在所當慕衆亦不可不容汎愛衆而親仁亦是意也毀方而瓦合者陶瓦之事其初則圓剖而爲四其形則方毀其圓以爲方合其方而復圓蓋於涵容之中未嘗無分辨之意也故曰其寬裕有如此者石林葉氏曰博學有以貫之故不窮篤行有以至之故不倦幽居而能樂天故不淫上通而能知命故不困忠信之美充實於内優游之法遜接於

外充實於內故尊賢而慕之優游於外故愛衆而容之慕賢則能毁方而為圓也容衆則能瓦合而為同也自博學不窮以至上通不困皆所以為寬寬言其畜德也自禮之以和為貴以至毁方而瓦合皆所以為裕裕言其容德也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疏曰君得其志謂此賢者輔助其君使君得遂其志也○應氏曰程筭其功積累其事不輕薦也下不求

報於人上不求報於國

藍田呂氏曰儒者之志以天下為度者也寬裕之志既足以有容則物我之間無所別也天下有事而不治天下有賢而未達吾任其責矣故知其賢也猶有親怨之避謂之公而實私蓋過計於一己之私不同乎天下之公也傳稱祁奚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忘乎親讐者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忘其君臣者也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筦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忘乎貴賤者也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忘乎其素者也能忘乎是而推天下國家之利然後舉賢援能盡其公矣夫望報於人求富貴於己小人之道也又何足道哉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

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呂氏曰舉賢援能儒者所以待天下之士也任舉者所以待其朋友而已必同其好惡也故聞善相告見善相示必同其憂樂也故爵位相先患難相死彼雖居下不待之同升則不升彼雖疎遠不致之同進則不進此任舉朋友加重於天下之士者義有厚薄故也嚴陵方氏曰聞善者聞善言也見善者見善行也所受之命謂之爵所居之官謂之位任舉謂相任以事相舉以職上言彼賢而我舉之彼能而我援之此則更相任舉而已此其所以為異也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翹與招其君之過招字同舉也舉其過而諫之也○吕氏曰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在我者未正未有能正人者也故澡身浴德者所以正巳也陳言而伏者入告嘉謀而順之于外也靜而正之者將順其美匡

救其惡常在於未形也故曰上弗知也○方氏曰靜而正之者隱進之也麤而翹之者明告之也靜而正之既不見知然後麤而翹之然亦緩而不失節故曰不急為也其行之高皆自然而已不必臨深以相形然後顯其為高其文之多皆素有而已不必加少以相益然後成其為多世治而德常見重故曰不輕世亂而志常自若故曰不沮與其所可與不必同乎已也非其所可非不必異乎已也○應氏曰治不輕進

若伯夷不仕於武王亂不退沮若孔子歷聘於諸國非但處而特立於一身亦出而獨行於一世 石林葉氏曰澡身浴德不自汙也陳言而伏不斷諫也靜而正之上弗知者諫不顯而君未悟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為者狹巳顯而事不迫也雖能具事不臨深而為高恐自高也雖有其功不加少而為多恐自大也世治而士貴矣其行不輕世亂而士賤矣其志不沮同於巳者或鄉原也公而弗與異於巳者或行怪也恐而弗非儒之特立獨行蓋如此也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寛强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

不仕其規為有如此者
慎靜者謹飭而不妄動守身之道也尚寛者寛裕以有容待人之道也强毅以與人不苟詭隨於人也知服知力行之要也博學知服即博文約禮之謂也遠於文則質勝而野近文章則亦不使文揜其質也砥厲廉隅者求切磋琢磨之益不刓方以為圓也筭法十黍為絫十絫為銖二十四銖為兩八兩為錙言人君好賢雖分其國以禄賢者視之如錙銖之輕猶不

臣不仕也其所謀度其所作爲有如此者晏氏曰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者易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慎靜而寬者以仁而盡性强毅以與人者以義而制事博學以知服者以智而窮理近文章者外有備成之文砥厲廉隅者内有脩潔之行此所以雖分國如錙銖不肯委贄而爲臣詘道而入仕矣贄爲本文爲末君子務本不務末故於文章則近之而已不敢以文勝質也砥厲者以石治金之事也於廉隅而言砥厲者欲磨礲而成君子之器爾○西山真氏曰文章二字非止於言語詞章而已聖人盛德蘊於中而輝光發於外如威儀之中度語言之當理皆文也堯之文思舜之文明孔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皆此之謂也至于二字之義則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者爛然有文之謂章者蔚然有章之謂章猶條也六經論語之言文章皆取其自然

形見者後世始以筆墨著述為文與聖賢之所謂文者異矣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合志以所向言營道以所習言方即術也並立爵位相等也相下以尊位相讓而已處其下也流言惡聲之傳播也聞之不信不以為實也其行本方立義謂所本者必方正所立者必得其宜也同於為義則進

而從之不同則退而避之故曰同而進不同而退嚴陵

方氏曰並立則樂以其無忌心相下不厭以其有遜志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以其久要不忘而相信之篤本方者以方為本也道同則進而與之交不同則退而與之辨夫道不同不相為謀而況交友乎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以是而已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仁之本謂根本於仁也地猶踐履也作充廣也能能事也八者皆仁之發見哀公問儒行夫子旣歷數以告之矣仁包四德百行之原故於其終也以仁為說焉兼有此仁之行而不敢自以為仁是尊仁而讓善也故曰尊讓有如此者嚴陵方氏曰溫良則得於中故以為本敬慎則發於外故以為地寛則不迫裕則有餘夫仁無本不立故首以仁之本有本然後可以有行故繼以仁之地有行則有所事故繼以仁之作仁之作則見其所能故繼以仁之能有所能則形之於外故繼之以仁之貌形於貌則必有所飾故繼之以仁之文有其文則無乖於物故繼之以仁之和有所和則其餘足以利物故繼

之以仁之施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為戲

隕者如有所墜失穫者如有所割刈充者驕氣之盈詘者吝氣之歉○鄭氏曰隕穫困迫失志之貌充詘喜失節之貌慁猶辱也累猶係也閔病也言不為天

子諸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違道孔子自謂也○方氏曰無儒者之行而為儒者之服無儒者之實而盜儒者之名故曰今衆人之命儒也妄以其妄故常為人所詬病既至舍矣又曰館之者具食以致其養具官以致其事也言加信則不以儒相詬矣行加義則不以儒相病矣○李氏曰儒行非孔子之言也蓋戰國時豪士所以高世之節耳其條十有五然旨意重複要其歸不過三數塗而已一篇之內雖時與聖

人含而稱說多過或曰哀公輕儒孔子有為而言故多自夸大以援其君此豈所謂孔子者哉晏子曰儇如儇之儇而飄零獲如禾之穫而枯槁不隕穫於貧賤是貧則不能移也充則以滿而必溢詘則以高而必危不充詘於富貴是富貴不能淫也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所以不恩君王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所以不累長上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所以不閔有司不恩君王者不為行史以取容於君王也不累長上者不為過行以逮及於上也不閔有司者不使明則以見病於有司也衆人之命儒也安為其非真儒也故或慢訾而相厭或深疾而相病矣楊子謂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魯不用真儒也○藍田呂氏曰此篇總言儒行其別十有五自淺而至深而卒歸於仁以至於聖人不敢居仁之志幾於盡矣猶繼之以不隕穫於貧

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者
蓋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為相詬病所以待儒之意
常輕以利心量君子見其居富貴而有為則謂淫於
富貴不知達則兼善天下也見其居貧賤而有守則
謂移於貧賤不知窮則獨善其身也見其危行言遜
則謂屈於威武不知身可殺而志不可奪也蓋儒者
之行出於德性之所安無是衆物之可累也有是之
累則隕穫充詘不能免謂之有德可乎此卒章所以
申言之

大學第四十二　朱子章句

冠義第四十三

疏曰冠禮起早晚書傳無正文世本云黄帝造

旃冕是冕起於黃帝也黃帝以前以羽皮為冠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天子諸侯皆十二○呂氏曰冠昏射鄉燕聘天下之達禮也儀禮所載謂之禮者禮之經也禮記所載謂之義者皆舉其經之節文以述其制作之義也長樂陳氏曰二十而冠始學禮蓋男子者陽之類也而二十則為陰之數矣二十而冠者以陰而成乎陽女陰類也而十五則陽之數矣十有五年而笄者以陽而成乎陰陰陽之相成性命之相通也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

顔色順辭令容體正顔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顔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

方氏曰容體欲其可度故曰正顔色欲其可觀故曰齊辭令欲其可從故曰順石林葉氏曰義以為質禮以行之人之道也修人道者亦必有漸故男子二十而冠冠之始也欲其容體正顔色齊辭令順而已及夫禮正而不失足於人色齊而不失色於人辭順而不失口於人則人道備故言禮義備及夫君臣正而朝廷肅父子親而閨門定

長幼和而宗族有禮則人道正矣故言禮義立

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

呂氏曰禮重則人道立此國之所以為國也故曰為國本○方氏曰筮日所以求夫天之吉筮賓所以擇夫人之賢然筮而不卜何哉葢古者大事用卜小事用筮天下之事始為小終為大冠為禮之始聖王之所重者重其始而已非大事也故止用筮焉至於喪

祭之慎終則所謂大事也故於是乎用卜石林葉氏曰所以為國本者何也蓋冠而成之則責其為子為子將至於為父子則有臣道也父則有君道也為國之本莫大於是

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呂氏曰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即筵而冠是位與主人同在阼也父老則傳之子所以著其傳付之意也酌而無酬酢曰醮

醮于户西南面賔位也以禮賔之禮其子所以為成人敬也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而服彌尊亦所以為成人敬也冠於阼醮於客位者適子也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所以異者不著代也古者童子雖貴名之而已冠而後賔字之以成人之道故敬其名也馬氏曰初加之辭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日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愼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黄耇無疆受天之慶弃爾幼志順爾成德脩其內而

巳敬爾威儀淑慎爾德內外脩也以成厥德德之成也壽考維祺末有數也故次之以眉壽萬年眉壽萬年猶有數也故終之以黃耇無疆不唯服之加也而其德亦有加不唯德之加也而其壽亦有加故曰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如特牲曰顯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志言其始成言其終已冠而字之

尊其名也

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

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

母之拜子先儒疑焉疏以為脯自廟中來故拜受非

拜子也吕氏以為母有從子之義故屈其庸敬以伸斯須之敬方氏從疏義皆非也此因成人而與為禮一句似乎凡冠者皆然故啓讀者之疑惟石梁王氏云記者不知此禮為適長子代父承祖者與祖為正體故禮之異於衆子也斯言盡之矣玄冠齊冠也玄端服天子燕居之服諸侯及卿大夫士之齊服也摯用雉鄉先生鄉之年德俱高者或致仕之人也石林葉氏曰母兄弟雖在所親而比於父則有所屈故於其為禮則拜之而不及父則是父不可屈也天道始於此

故冠與衣皆用玄卿大夫也先生也雖在所尊而比於君則在所後故其奠摯則先於君是不可後也孔

子曰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於冠可以見之矣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責成人禮焉也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

禮重事所以自畀而尊先祖也

呂氏曰所謂成人者非謂四體膚革異於童稚也必知人倫之備焉親親貴貴長長不失其序之謂備此所以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孝弟忠順之行立也有諸已然後可以責諸人故成人然後可以治人也古者重事必行之廟中昏禮納采至親迎皆主人筵几於廟聘禮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外而廟受爵有德祿有功君親策命于廟喪禮既啓則

朝廟皆所以示有所尊而不敢專也冠禮者人道之始所不可後也孝子之事親也有大事必告而後行沒則行諸廟猶是義也故大孝終身慕父母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之謂也馬氏曰成人禮者為人子則孝為人弟則弟為人臣則忠為人少則順責之以四者之行此禮之所以重也尊重事者不忘其先也不敢擅重事者事不專於己也不專於己所以自卑不忘其本所以尊先祖也○廬林胡氏曰前責以三行者責成人之漸此責以四行者責成人之備孟子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故必四行亦而後可以為人也曰可以者亦猶所謂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蓋臣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故但曰可而已不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嘉事

謂嘉會足以合禮傳曰嘉事不體何以能久

昏義第四十四

疏曰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陽往陰求之義。呂氏曰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天下之情不合則不成而其所以合也敬則克終苟則易離必受之以致飾者所以敬而不苟也昏禮者其受賁之義乎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方氏曰納采者納鴈以為采擇之禮也問名者問女生之母名氏曰納吉者得吉卜而納之也納徵者納幣以為昏姻之證也請期者請昏姻之期日也夫采擇自我而名氏在彼故首之以納采而次之以問名

此資人謀以達之也謀既達矣則宜貴鬼謀以決之故又次之以納吉焉人謀鬼謀皆協從矣然後納幣以徵之請曰以期之故其序如此藍田呂氏曰有夫婦後後有父子故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此昏禮所以不可不敬也故曰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昏禮之節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其別有六必至於六者敬則不苟別則致辭也納采者昏禮下達男先下女媒妁之言既達則女先許之矣男不敢必也故納采擇之禮以求之故曰納采其禮用鴈五禮皆用之鴈大夫之摯也士昏禮而用大夫之摯攝盛也猶乘墨車而迎也其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言有惠貺室則知女氏之前許也既納采遂問名者不敢必主人

之女問名將卜之也故其辭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則告之矣納吉者既問名而男氏以吉卜告女氏也其辭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占曰吉使某也敢告納徵者納幣以聘之也古之聘士聘女皆以幣交恭敬不可以虛拘也正潔之女非禮則不行猶正潔之士非其招則不往也故以聘士之禮聘之是以有儷皮束帛以摯見之禮見之是以用雁敬之如此其至則夫婦之不正未之有也徵成也證也所以成其信而不渝也聘禮皆以束帛故無過五兩諸侯天子至於用玉則又所以重其禮也請期者男氏請昏期於女氏也昏期主於男氏而必請於女氏女氏固辭然後告期者賓主之義不敢先也此五者行乎親迎之前又皆男女受命於廟女氏聽命於廟筵几以敬神拜迎揖讓以敬賓至繁縟也

至重慎也皆所以敬而不苟也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葢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疏曰共牢而食者同食一牲也異牲也合卺而酳者以一瓠分為兩瓢謂之卺壻與婦各執一片以酳酳演也謂食畢飲酒演安其氣也○程子曰奠鴈取其

不再偶○朱子曰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也○方氏曰筵几於廟者交神以筵之奉神以安之也父必親醮非重子也重禮而已御其婦車所以尊之也授之綏所以安之也以輪三周為節者取陰陽奇偶之數成也既三周則御者代之矣共牢則不異牲合巹則不異爵合巹有合體之義共牢有同尊卑之義體合則尊卑同同尊卑則相親而不相離矣朱子曰用雁亦攝盛之意蓋既亦攝盛則雖庶人不得用匹又昏禮摯不用死故不得不越雉而用雁也○錢塘于氏曰上一段發明其

所以重故總之曰所以敬謹重正昏禮也此一段發明其所以親故總之曰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推所以而言之則聖人兩致其意於昏禮者始昭然義見矣况夫婦之義本於判合故當始進之初於敬謹重正之中尤盡其綢繆委曲之誠父親醮而命迎則降尊以示其恩也壻再拜而奠雁則屈體以尚其恭也御輪以俟則舂容以須之而不敢遽也揖婦以入則卑抑以延之而不敢慢也共牢合巹又凝密浹洽而相與周旋也

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

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

父子親而後君臣正者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也

馬氏曰男女者夫婦之始夫婦者男女之終始則成男女之別終則能立夫婦之義也由男女有別以至君臣有正其序如易所謂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以至於有君臣然後禮義有所錯同○藍田呂氏曰禮始於冠者重子所以成人也本於昏者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也重於喪祭者人道之所終也尊於朝聘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和於鄉射者所以合人情之懽也八者備然後禮備故曰禮之體也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

質明昏禮之次日正明之時也贊相禮之人也笲之為器似筥以竹或葦為之衣以青繒以盛此棗栗段脩之贄修脯也加薑桂治之曰段脩贊醴婦席於户牖間贊者酌醴置席前婦於席西東面拜受贊者西階上北面拜送又拜薦脯醢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

醢記以栖祭醴三是祭脯醢祭醴者所以成其為婦之禮也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合升而分載之左胖載之舅俎右胖載之姑俎無魚腊無稷舅姑並席于奥東面南上餕亦如之此明其為婦之孝順也藍田

呂氏曰婦入從夫與夫同體者也夫之所事婦亦事之夫之所養婦亦養之故婦之於舅姑猶子之於父母也夙興沐浴纚笄以見舅姑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明敬事自此始矣故曰成婦禮也舅姑入于室婦以特豚饋贊成祭卒食一酳徹席婦餕明其養自此始矣故曰明婦順也

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

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厥明昏禮之又明日也昏禮註云舅姑共饗婦者舅獻爵姑薦脯醢又云舅洗于南洗洗爵以獻婦也洗于北洗洗爵以酬婦也賈疏云舅獻姑酬共成一獻仍無妨姑薦脯醢此說是也但婦酢舅更爵自薦又云奠酬酬酢皆不言處所以例推之舅姑之位當如婦見舅席于阼姑席于房外西婦行更爵自薦及奠獻之禮歟○疏曰舅酌酒于阼階獻婦婦西階上

拜受即席祭薦祭酒畢於西階上北面卒爵婦酢舅
舅於阼階上受酢飲畢乃酬婦更爵先自飲畢更酌
酒以酬姑姑受爵奠於薦左不舉爵正禮畢也降階
各還燕寢也○方氏曰阼者主人之階子之代父將
以為主於外婦之代姑將以為主於內故此與冠禮
並言著代也○石梁王氏曰此皆為冢婦也今按此
一節雖曉儀禮罔亦不詳明闕之以俟知者藍田呂氏曰父
老則傳之子姑老則傳之婦故冠禮子始冠著其代
父之意焉昏禮婦始見著其代姑之意也明所以冠

所以昏者其責任是也故曰以著代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方氏曰於舅姑言順於室人言和者蓋上下相從謂之順順則不逆可否相濟謂之和和則不同舅姑之禮至隆也故可順而不可逆室人之禮相敵也故

雖和而不必同玆其別歟馬氏曰貴婦順以順舅姑為至重順舅姑而不能和於室人則不順乎舅姑矣和於室人而不能當於夫則不和於室人矣當於夫而不能審積蓋藏則不當於夫矣數者無不備然後可以盡婦順之道也和於室人如詩所謂宜其家人者是也當於夫者如孟子所謂無違夫子是也以成絲麻布帛可以無寒也以審守委積蓋藏則在中饋可以無飢也不惟可以不飢不寒也大可以供祭祀之羞服矣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和則有禮理則有義有禮義則家可長久聖人重之者重其有禮義也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

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祖廟未毁者言此女猶於此祖有服也則於君為親故使女師教之于公宫公宫祖廟也既毁謂無服也則於君為疏故教之於宗子之家德貞順也言辭令也容則婉娩功則絲麻祭之者祭所出之祖也魚與蘋藻皆水物隂類也芼之為羮也張子曰古者婦人亦須有教教于公宫宗室是也故知夙興夜寐臨祭祀加齋容承尊長又曰祖廟未毁教于公宫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内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隂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内職教順成俗外内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方氏曰六官天地四時之官也有六卿而又有九卿

者兼三公數之則謂之九卿由公至士其數三而倍之止於九者陽成於三而窮於九以其理陽道故其數如此后治陰德而其數亦如之者婦人從夫故也六宮謂大寢一小寢五也先言六宮而後言六宮者欲治其國先齊其家之意也藍田呂氏曰此章因講明昏禮之義推而上之至于天子后聽天下之外治內治則男女之義盡矣立六官之職公卿大夫元士分治之以佐天子聽天下之外治立六宮之職夫人嬪世婦御妻分治之以佐后聽天下之內治男正位乎外女正乎內男女正天下之大義也有家者夫聽家之外治妻聽家之內治天子與后有天下者也則不得不聽天下之內外

治也外治者明章男教也司徒之所教皆是也内治者明章婦順也婦順之法德言容功皆是也陽道考男所以正其室也陰德者婦人所以宜其家也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正室之道天子所理也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不同則宜家之道后所治也鄭氏謂内治之道婦道之法陰德謂主陰事陰令其義然也凡天子所聽皆外治后所聽皆内治至于教順成俗外内和順國家理治必如周南召南盛德之化然後可致也

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

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

鄭氏曰適之言責也蕩蕩滌其穢惡也●朱子曰上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不食也若國無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

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實為非常之變矣○葉氏曰日月之食理所常有也反之陰陽之事者躬自厚之道也天子以男教勉天下之為子者其道猶父也故其卒也天下為之服斬衰后以女順化天下之為婦者其道猶母也故其亡也天下為之服齊衰父母為之服者報其恩也王與后為之服者報其義也藍田呂氏曰男教陽事上應乎日婦順陰事上應乎月有不得則謫見於天為之薄食日食則天子為之變月食則后為之變素服自責各正厥事以答天變明后與天子日月陰陽相須而后成

之義也以人倫排之天子脩男教天下之父也后脩女順天下之母也其德之盛必能以天下為一家為天下父母然後天下以父服服天子以母服服后也○西山真氏曰家人之卦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易言其理而禮述其法蓋相表裏云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呂氏曰鄉飲酒者鄉人以時會聚飲酒之禮也因飲酒而射則謂之鄉射鄭氏謂三年大比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率其吏與其衆以禮賓之則是禮也三年乃一行諸侯之鄉大夫貢

士於其君蓋亦如此黨正每歲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但此禮略而不載則黨正因蜡飲酒亦此禮也先儒謂鄉飲有四一則三年賔賢能二則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然鄉人凡有會聚當行此禮恐不特四事也論語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亦指鄉人而言之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賔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

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
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
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
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
子所以免於人禍也
鄭氏曰庠鄉學也州黨曰序揚舉也○疏曰此謂鄉
大夫故迎賓于庠門外若州長黨正則於序門外也
盥洗揚觶者主人將獻賓以水盥手而洗爵揚觶也

拜至者賓主升堂主人於阼階上北面再拜也拜洗者主人拜至訖洗爵而升賓於西階上北面再拜拜主人之洗也拜受者賓於西階上拜受爵也拜送者主人於阼階上拜送爵也拜既者既盡也賓飲酒既盡而拜也 藍田呂氏曰鄉飲之禮以謹遜之道尊賓始見于拜迎庠門之外三揖三讓而後升以潔清之道接賓則見于盥洗揚觶之際盥手洗爵始獻賓之節也既獻之後舉觶酬賓亦盥洗而揚觶不敢慢也極具所以賓主之敬則見于拜洗拜受拜送拜既之節也拜洗者賓拜主人洗主人復拜賓洗是也拜受拜送者賓受獻主人受酢賓受酬獻酢酬者拜送受者拜受也拜既者賓主獻酬卒爵皆拜也

君子之相接尊讓潔敬如此其至雖有爭慢之心亦無從生矣尊讓潔敬之禮行則尊讓潔敬之俗成禮行而至於成俗則天下之人皆將遠於鬬辨而免於人禍是則先王制禮也有道非苟為繁文飾貌升降之末也

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

疏曰鄉人謂鄉大夫也士謂州長黨正也君子謂鄉大夫也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者設酒尊於東房

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酒雖主人之設而賓亦以之酢主人故云賓主共之也北面設尊玄酒在左是在酒尊之西也地道尊有設玄酒在西者貴其質素故也共之者供於賓也榮屋翼也設洗於庭當屋之翼必在東者示主人以此自潔而事賓也從冠義以來皆記者疊出儀禮經文於上而陳其義於下以釋之他皆倣此嚴陵方氏曰鄉人士君子則舉四例之禮皆同國兼言之也玄酒者以水為之其為色則無為味則淡貴其質也東房者主人所在故曰主人共之洗者承盥洗之器東榮亦主人

所在故曰上
人所以自潔

賔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賔象三光也

賛皇浩齋曰立賔以象天所以尊之也立主以象地所以養之也介以輔賔僎以輔主人象陰陽之輔天地也三賔衆賔之長也其以輔賔猶三光之輔于天也三光星之大者有三其名不可得而考先儒謂三大辰心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理或然也

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

劉氏曰以月魄思之望後為生魄然人未嘗見其魄蓋以明盛則魄不可見月魄之可見惟晦前三日之朝月自東出明將滅而魄可見朔後三日之夕月自西將隨明始生而魄可見過此則明漸盛而魄不復可見矣蓋明讓魄則魄現明不讓魄則魄隱魄陰象賓明陽象主主人讓賓至於三象明之讓魄在前後三日故曰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

四面之坐象四時也

浩齋曰謂賓主介僎之坐象春夏秋冬也或曰介有剛辨之義僎有巽入之義各從其類理或然歟　嚴陵方氏曰天地者陰陽之體陰陽者天地之用故賓主象天地介僎象陰陽也三賓又象衆賓之所觀法而瞻仰者故象三光後言介僎象日月則此言陰陽益主日月耳既象日月又象三光者益介僎兩而三賓三固以象三兩之數介僎之輔賓主猶日月之進陰陽以成天地之光也故取象於日月陰陽之義三讓而後成禮猶月三日而後成魄也夫魄陰也而禮由陰作故以況之且陽道饒而主進陰道乏而主退則讓亦陰事也四面之坐則賓主介僎各坐於一方之面也夫有天地以為之體必資陰陽以為之用有陰陽以為之用然後三光之象垂三光之象垂後後有盈虧之理月有盈虧之理然後四時之序成故取象之序如

此

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温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

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主人者厚其飲食之禮仁之道也爲賓者謹其進退之節義之道也求諸天地之氣以定其主賓之位至於俎豆亦莫不有當然之數焉聖通明也謂禮義所在通貫而顯明也敬其天理之節體夫人倫之序所得者皆吾身之實理也孔子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謂其足以正身而安國也聖人務焉豈無意哉○

浩齋曰天下之禮義無所不通而器數皆有合於自然者聖之謂也無所不通無所不敬禮之所由制也禮之行不在乎他在吾長幼之分而已性之德也禮得於身之謂德由學而後得於身則與先得於人心之同然者亦無異矣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嚴陵方氏曰二氣運於五行而五行以水為本以陰而凝凝則為嚴以陽而溫溫則為厚則嚴凝者陰之氣也陰生於午而終於子故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溫厚者陽之氣也陽生於子而終於午故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秋斂冬藏之義也故嚴凝為義春作夏長仁也故溫厚為仁介僎

者所以輔賓主而接人者也接人則為賓主之先故坐於陰陽所始之地賓主則坐於陰陽之盛地焉坐賓黨於陰之地以賓者接人以義故也坐主黨於陽之地以主人者接人以仁故也主人必三揖仁之至也賓必三讓義之盡也既曰接人以仁又曰以德厚者益謂盛德溫厚也以接人以仁為盛德溫厚則接人以義為嚴凝尊嚴可知矣賓主之際其精至於仁義相接其粗見於俎豆有數非夫知禮之情者莫之能與故曰聖也聖之事既立然非將之以敬則亦息而廢禮矣故曰聖立而將之敬曰禮禮者天地有序長幼有序然後各得其體故曰禮以體長幼曰德各得其體豈他求哉故曰德也者得於身也然禮之所體固不止乎長幼而此止以是為言者以鄉飲酒之禮主於序齒故也道在於我故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以鄉飲酒制之以道

故必以道言之也

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専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専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疏曰祭薦者主人獻賔賔即席祭所薦脯醢也祭酒者賔既祭薦又祭酒也此是賔敬重主人之禮也賔既祭酒之後興取俎上之肺嚌齒之所以嘗主人之

禮也啐謂飲主人酒而入口所以成主人之禮也席末席西頭也按儀禮祭薦祭酒嚌肺皆在席之中惟啐酒在席末又嚌肺在前祭酒在後此先云祭酒者嚌是嘗嚌之名祭酒是未飲之稱故祭酒與酒薦相連表其敬禮之事敬主人之物故祭薦祭酒嚌肺皆在席中啐酒入於已故在席末於席上者是貴禮於席末啐酒是賤財也啐纔始入口猶在席末卒觶則盡爵故遠在西階上云卒觶者論其將欲卒觶之事

致實則論其盡酒之體酒為觴中之實今致盡此實也○呂氏曰敬禮也食財也人之所以爭者無禮而志於財也如知貴禮而賤財先禮而後財之義則敬讓行矣石林葉氏曰碎酒於席末既為賤財則祭脯醢以敬禮嚌肺以嘗禮皆居席之正是為貴禮也賓辭於西階上既為後財則羞出東房洗當東榮雖非席之上猶為先禮也葢鄉飲酒之禮非專為飲食而已其啐爵也其卒觶也皆避其席亦所以防酒禍也貴禮而先之則民敬順賤財而後之則無酒禍而民不爭聖人所務葢如此也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

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坐者坐于堂上立者立于堂下豆當從偶數此但十年而加一豆非正禮也舊說此是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之禮非賓興賢能之禮也嚴陵方氏曰六十者坐則七十以上亦坐

可知五十者立則四十以下亦立可知聽政者聽上之人有所止也聽役者聽上之人有所使也必五十以下則立六十以上則坐蓋五十曰艾艾則服官政之時固宜立六十曰耆耆則指使之時固宜坐以聽政役六十曰耆耆則指使之時固宜坐以加政役於人也尊卑在儀養老在物故坐立之不同所以明尊長豆數之不一所以明養老也唯六十非肉不飽故六十以上始有豆數也前言俎豆有數而此不及俎者以俎大而豆小由其禮之小故止舉器之小者以明之也民知尊長則能入弟矣知養老則能入孝矣民入而孝弟於其家出而尊長養老於其國則其教豈有虧乎故曰而後成教教既成矣而國豈有危疑之禍乎故曰而後國可安也之禮也特行之於一學而已固非家至也然教之所及乃與家至不異特行之於一時而已固非日見也然教之所形乃與日見不殊亦由制之以道而已射義曰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飲酒之禮故言合諸鄉

射也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别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賔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

疏曰主人既拜其來至又酌酒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而自飲以酬賓介酢主人則止主人不酢介是

及介省矣主人獻衆賓于西階上受爵坐祭立飲不酢主人而降於賓禮隆衆賓禮殺是隆殺之義別矣

○方氏曰主酌賓為獻賓荅主主又荅賓為酬是禮也三賓則備之至於介則省酬焉至於衆賓則又省酢矣升受坐祭立飲者其升而受爵者惟祭酒則坐飲酒則立也葢飲酒所以養老以其卑不敢坐而當其養故也此所以殺於三賓

藍田呂氏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具文則猶相習之其義則君子知之備其文達其義然後可以化民成俗也貴賤明降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

安燕而不亂此五者皆見于飲酒之禮而可以化民成俗也故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易謂行易易者甚言其易也禮主乎別節文雖繁而不可亂也因親疎長幼貴賤之等差以為屈伸隆殺之節文明辨密察然後盡乎制禮之意矣尊無二上非獨為君臣言之國之所尊君也雖諸父不能抗之家之所尊父也雖毋不能抗之羣居五人長者必異席則羣居亦有尊也喪祭燕飲皆有賓有衆賓矣則賓亦有尊也故飲酒之禮賓介與衆賓送迎之節有等此所以別貴賤也賓介與衆賓異矣三揖三讓拜至獻酬辭讓之節則賓與介又有等矣故介之升也不三揖三讓不拜洗主人不之阼階拜送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不自酌酢授主人爵主人不舉酬省於賓可知矣及衆賓則升受坐祭立飲不酢其拜受者衆賓之長三人餘則不拜省於介可知矣於一等之中猶又省焉此所以辨隆殺也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工入而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三篇終則主人酌以獻工焉吹笙者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亦每一篇而一終三篇終則主人亦酌以獻之也閒者代也笙與歌皆畢則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堂上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為一終次

則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此爲二終又其次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爲三終也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笙及笙並作也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如此皆竟工以樂備告樂正樂正告於賓而遂出蓋樂正自此不復升堂矣故云遂出也一人者主人之吏也此人舉觶之後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爲司正恐旅酬時有懈惰失節者以董正之

也如此此則雖和樂而不至於流放矣朱子曰今按鹿鳴即謂今日燕飲之事所以導達主人之誠意而美嘉賓之德也四牡言其去家而仕於朝辭親而從王事於此乎始也皇皇者華言其將為君使而賦政於外也學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此也蓋此三詩先王所制以為燕飲之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各取其象而歌之也合樂謂歌樂衆聲俱作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也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浩齋曰前言介之無酬衆賓之無酢者蓋未歌之時

也此言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者既歌之後行旅酬之時也沃洗者滌濯之人也雖至賤旅酬之際猶言齒焉則貴者可知矣自貴及賤無不序齒此所以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朱子曰弟長而無遺弟悌也敬順之意言能使少者皆承順以事長者而無所遺棄也

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浩齋曰前此皆立而行禮未徹俎故未說屨至此徹

俎之後乃説屨升坐而坐燕也脩舉也脩爵無數無筭爵是也凡治事者朝以聽政而鄉飲聽政罷方行是朝不廢朝也夕以脩令而鄉飲禮畢猶可以治私事是莫不廢夕也若黨正飲酒一國若狂則無不醉矣節文終遂者終竟也遂猶申也言雖禮畢主人猶送以拜賔節文之禮終申遂而無所缺則知其安於燕樂而不至於亂矣馬氏曰降説屨升坐脩爵無數宜其醉矣然猶不廢朝夕之聽事賔出主人拜送如拜至禮焉葢自始以至終皆有節文終遂焉此之謂安燕而不亂也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總結上文五事之曰嚴陵方氏曰五行行之於一身則身正而無邪施之於一國則國安而無危故曰足以正身安國以天下之本在國故曰彼國安而天下安天下安則王道成矣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浩齋曰飲酒之禮莫先於賔主立賔象天立主象地禮之經也其次立介僎以輔之者紀也其次立三賔以陪之者參也政教之立必有經有紀有參然後可行故飲酒之禮必有賔主介僎三賔然後可行故曰政教之本也前言介僎陰陽此言象日月者前章言氣故以陰陽象之此章言體故以日月象之也僎在東北象日出也介在西南象月出也以三光為三大辰正義按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公羊曰大辰

者大火也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爾雅房心尾大火謂之大辰北極謂之北辰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晩天下之所取正是亦政教所出也馬氏曰上極乎性命之妙下盡乎物理之微然後能制禮也言古之制禮者必古之聖人也經之以天地經大而緯小紀之以日月紀小而網大經之以天地則知日月爲緯紀之以日月則知天地爲網有經有緯有紀有網天地之道備矣參之以三光言參于經紀之間○藍田呂氏曰此至篇末申言鄉飲酒之禮又有所法象前文有所未盡者皆再明之

烹狗于東方祖陽氣之發于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

洸東祖天地之左海也

方氏曰海有四正言東者取夫水之所歸也水位居坎而其流歸東者由其生于天一行於地中故也天傾西北而不足故水之源自此而生地缺東南而不滿故水之流順此而行天之所傾地之所缺則其形下矣而善下者水之性也故其理如此然則水位居北者本天位也其流歸東者因地勢也南與北合水位居北而流不歸南者蓋東方之德木木則水之所生

南方之德火火則水之所勝生之為利勝之為害而善利者水之德也故趨其所生焉○浩齋曰烹狗以養賓陽氣以養萬物故祖而法之烹于東方爲海水之委也天地之間海居於東東則左也故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有左海之義焉　天地之位南前而北後故後東為左嚴陵方氏曰凡植物皆地産足以養人之陰凡動物皆天産足以養人之陽天産不特狗也而特烹狗以祖陽氣者益陽之辰窮于戌而爲陽之至故辰在戌而屬狗則狗者至陽之畜也東方者得陽之中烹至陽之畜於陽中之方又得其宜矣水則盛之於罍者益酌之於罍而滌之

於洗故其水在洗東洗既在東水又在洗之東者凡以祖天地之左海也左亦東也以方言之則曰東以體言之則曰左

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

玄古之世無酒以水行禮故後世因謂水為玄酒不忘本者思禮之所由起也

賔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産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為

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

蠢者物生動之貌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德合天地故曰產萬物者聖也假大也揫斂縮之貌察猶察察嚴肅之意揫之以時察言揫斂之以秋時嚴肅之氣也物之藏必自外而入內故曰中者藏也天子南面而立則左東右西南前北後也長樂陳氏曰萬物之於春莫不生此春所以爲蠢也然則物之生也其來固有自焉易曰帝出乎震則帝者天之神也震者聖神之妙也此產萬物所以

為聖也萬物相見於離則物于是乎茂矣假者盛大之意蓋萬物之于夏莫不茂盛也故生之以為養增之以為長養則盛長則多此夏之時所以為假也萬物之于四時也生于春長于夏衰于秋老于冬而至于秋則慘而不舒者物之情也詩曰秋日淒淒百卉具腓此秋之所以為揫也中在內能隱而不能顯此中之所以為藏也天子之立也將以嚮時而接天下者也而以四時言之以左為仁右為義嚮左仁背右義非以夫用天之理者足以治人故耶

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

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張子曰坐有四位者禮不主於敬主欲以尊賢若賓主相對則是禮主於敬主矣故其位賓主不相對坐介僎於其間以見賓賢之義因而說四時之坐皆有義其實欲明其尊賢。呂氏曰天子南面而立而坐賓亦南鄉者尊賓之至也介間也坐賓主之間所以間之也。方氏曰飲食之養則主人之所造也而有産萬物之象所以居東 嚴陵方氏曰介必東鄉介賓主也據此則面東北明矣然

則主人面西北賔面東南撰面西南皆可知主人者造之若客受成而已以月三日而成魄是以禮有三讓以三月而成時是以建國必立三卿書曰卿士惟月此之謂也再言三賔者政教之本嫌三賔獨非政教之本也

禮記大全卷二十九

禮記大全卷三十

明 胡廣等 撰

射義第四十六

疏曰繫辭云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又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矢註云二人黄帝臣書云侯以明之夏殷無文周則具矣

藍田呂氏曰射義言射者男子之所有事者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故有大射鄉射之禮所以習容習藝觀德而選士天下有事則用之

於戰勝故王皮呈力所以禦侮克敵也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吕氏曰諸侯之射大射也卿大夫士之射鄉射也射者男子之事必飾之以禮樂者所以養人之德使之周旋中禮也葢燕與鄉飲因燕以娛賓不可以無禮故有大射鄉射之禮禮不可以無義故明君臣之義

與長幼之序焉嚴陵方氏曰必先行禮而後習射者則射非主皮以禮為先爾○馬氏曰燕與鄉飲則有恩明君臣與長幼則有義有恩有義然後以射而觀其德行此人所以樂為之也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

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去聲此可以觀德行矣

呂氏曰禮射者必先比耦故一耦皆有上射下射皆

執弓而挾矢其進也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皆揖其退

也亦如之其行有左右其升降有先後其射皆拾發

其取矢于福也始進揖當楅揖取矢揖既搢挾揖退

與將進者揖其取矢也有橫弓卻手兼弣順羽拾取之節焉卒射而飲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加弛弓升飲相揖如初則進退周旋必中禮可見矣夫先王制禮豈苟為繁文末節使人難行哉亦曰以善養人而已葢君子之於天下必無所不中節然後成德必力行而後有功其四肢欲安佚也苟恭敬之心不勝則怠惰傲慢之氣生動容周旋不能中乎節體雖佚而心亦為之不安安其所不安則手足

不知其所措故放辟邪侈踰分犯上將無所不至天下之亂自此始矣聖人憂之故常謹於繁文末節以養人於無所事之時使其習之而不憚煩則不遜之行亦無自而作至於久而安之則非禮不行無所往而非義矣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存乎內者敬則所以形乎外者莊矣內外交修則發乎事者中矣射一藝也容比於禮節比於樂發而不失正鵠是必有樂於義理久於敬恭用志不分之心然後可以得

之則其所以得之者其為德可知矣嚴陵方氏曰進退者升降之節周還者揖讓之容能中禮者以其先行禮故也内志正然後持弓矢審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固唯固也故其力能至唯審也故其巧能中義内也貌外也合内志外體言之故止曰觀德行而已及其下文合天子諸侯言之故必曰觀盛德焉

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

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節者歌詩以為發矢之節度也一終為一節周禮射人云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采蘩皆五節尊卑之節雖多少不同而四節以盡乘矢則同如騶虞九節則先歌五節以聽餘四節則發四矢也七節者三節先以聽五節者一節先以聽也四詩惟貍首亡騶虞

官虞山澤之官此二職皆不乏人則官備可知○呂氏曰彼茁者葭則草木遂其生矣一發五豝則鳥獸蕃息矣吁嗟乎騶虞者所以歸功於二官也天子之射以是為節者言天子繼天當推天地好生之德以育萬物此所以樂官備也貍首詩亡記有原壤所歌及此篇所引曾孫侯氏疑皆貍首詩也貍首田之所獲物之至薄者也君子相會不以微薄廢禮諸侯以燕射會其士大夫物薄誠至君臣相與習禮而結歡

奉天子而修朝事故諸侯之射以是為節所以樂會時也采蘋之詩言大夫之妻能循在家姆教之法度乃可承先祖共祭祀猶卿大夫已命能循其未仕所學先王之法乃可以興國政矣故卿大夫之射以是為節所以樂循法也采蘩之詩言夫人不失職蓋夫人無外事祭祀乃其職也惟敬以從事是為不失職士之事君何以異此故士之射以此為節者所以樂不失職也

馬氏曰騶虞為節以至不失職為節所謂其節比於樂也蓋天子所貴者德教而已

官備則德教有以行故以騶虞之九為節以其朝廷既正而官備也諸侯樂其時會之事則功成於一國至於大夫明乎此則功成於其家士明乎此則功成於其身此所以德行立而無淫亂之禍矣然騶虞一國之風而為節於天子采蘩諸侯夫人之詩而為節於士何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則取詩者不以辭害理矣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朔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疏曰諸侯雖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

而選也但既為諸侯卿大夫又考其德行更以射辨其材藝之高下非謂直以射選補始用之也射者男子之事謂生有懸弧之義也

嚴陵方氏曰天子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虎侯則天子所自射也熊侯則以祭諸侯所射也豹侯則卿大夫士所射也射之中否足以觀人之賢不肖故天子以之選人焉以之選人而天子亦自射者以身率之也或先行燕禮或先行鄉飲酒之禮所謂飾之以禮也或以騶虞為節或以貍首為節所謂飾之以樂也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

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

鄭氏曰三歲而貢士舊說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疏曰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

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嚴陵方氏曰助祭者助天子行禮樂之事也故射中多者然後得與於祭爲其容體比於禮即進退周旋必中禮也其節比於樂即以采齊爲節也此謂與禮樂相比而不失必曰比於禮樂而後曰中多則知不比於禮樂而偶中者亦不可以言中矣故孔子言射不主皮以至投壺而比投不釋者以是而已射者士也貢士者諸侯也或中或否雖在士而有慶有讓則在諸侯焉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石林葉氏曰貢士而擇之助祭者所以示敬而不敢專附祿也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

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曾孫侯氏者諸侯推本始封之君故以曾孫言如左傳曾孫蒯聵之類是也四正謂舉正爵以獻賓獻君獻卿獻大夫凡四也具皆也此四獻皆畢然後射此時大夫君子下及衆士無問大小之官無有處其職司而不來者皆御侍于君所也以燕以射言先行燕禮

而後射也則燕則譽者燕安也言君臣上下以射而習禮樂則安樂而有名譽也天子養諸侯以禮樂則無所事征討矣而此藝者又諸侯所以自為正身安國之具也舊說曾孫侯氏以下八句貍首篇文

藍田呂氏曰國家閒暇諸侯與其卿大夫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是諸侯以禮樂養其羣臣也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以射以中選之多寡為諸侯之賞罰則諸侯皆勉習禮樂以事天子是天子以禮樂養諸侯也諸侯養其羣臣至于則安則譽則無流亡之禍矣天子養其諸侯至于則安則譽則兵不用矣此所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者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矍相地名如堵牆言圍繞而觀者衆也鄉飲之禮將旅酬使相者一人為司正至將射則轉司正為司馬故云射至于司馬也延進也誓衆選賢而進其來觀欲射之人也賁與僨同僨敗也亡國亡其君之國也與為人後言人有死而無子者則宗族既為之立後

矣此人復求為之後也賁軍之將無勇亡國之臣不忠求為人後者忘親而貪利此三等人皆在所當棄故不使之入其餘則皆可與之進也

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句不否句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

公罔姓裘名之語助也序姓點名也揚舉也射畢則使主人之贊者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儀禮云古者

於旅也語故裒舉觶曰幼壯而盡孝弟之道老耄而守好禮之心不與流俗同其頹靡而守死善道者不言今此衆人之中有如此様人否當在此賓位也於是先時之入者又半去矣

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耄期稱道不亂者句不句在此位也葢勉僅有存者八十九十曰旄百年曰期年雖高而言道無所違誤故云稱道不亂也勉有存者葢去者多而留者寡矣

子路之延射直指惡者而斥之則無此惡者自入衆黜之揚觶但舉善者而留之則非其人者自退衆之言尚疏黜之言則愈容矣馬氏曰觀者如堵牆以言其衆庶也揚觶而語以言其詢衆庶也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不入蓋謀人之兵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二者可以死而不死則非忠捨已之親而與為人之後者則非孝也去與入半以言其圃之外者去與處半以言其圃之内者而觴者僅也蓋公罔之裘語之以略序點語之以詳略故責之以輕而處者半詳故責之以重而存者少則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所謂序賓以不侮也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所謂序賓以賢也蓋幼壯孝弟言其善始好學不倦言其善終者耋好禮則未至于道旄期

稱道則不止於禮不從流俗者不從於外而已好禮不變則不變於內此其輕重之別也

射之為言者繹也或曰舍去聲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鵠工毒反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

繹己之志者各尋其理之所在也射己之鵠者各中

其道之當然也舍止也道之所止如君止於仁父止於慈之類○鄭氏曰得爲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爲諸侯謂有讓也又司裘註云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準謂之鵠著于侯中謂之鵠者取名於鳱鵠鳱鵠小鳥難中是以中之爲儁○呂氏曰張皮侯而棲鵠方制之置侯之中以爲的者也嚴陵方氏曰各繹已之志者若爲人子爲人臣各繹已之志於其鵠也前言內志正外體直而此言心平體正者皆互言之爾鵠一也而有父子君臣之異名何也各隨其所志以爲之鵠爲人父

者所志在於為父故以所射之鵠為父鵠言射中其鵠乃可以為人父故也所謂子也君也臣也亦若是而已夫是之謂各繹已志也射者不將君臣父子而此止以是為言者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故也大射者擇士之射也擇士將以助祭禮之大者莫如祭故以大言之自卿大夫而下皆俾之射然止以射侯為言者蓋人臣之貴莫貴於諸侯以見雖至貴者亦由射而得之也○藍田呂氏曰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是以謂之射侯也○朱子曰射中得為諸侯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此等語皆難信者謂庶頑讒說侯以明之然中間若有羿之能又如何以此分別恐大意略以射審定非專以此去取也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

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

澤宮名其所在未詳疏云於寬閑之處近水澤而為之射宮即學宮也進爵絀地者疏云進則爵輕於地故先進爵而後益以地也退則地輕於爵故先削地而後絀爵也嚴陵方氏曰言澤則知其在野言宮則知其在國先習於澤而後射於宮射事有漸故也削地謂所貢士之諸侯也所謂慶讓者不特在地亦有在於爵焉故總言進爵絀地也於

讓曰絀地知慶之為益地也　長樂陳氏曰先射於澤宮以擇士而習之而射宮則在廟是已能者勝否者黜此祭之所以為有射也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石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上聲食嗣之謂也

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此男子之志也人臣所以先盡職事而後敢食君之祿者正以始生之時先射天地四方而後使其母食之也故曰飯食之謂也飯食

食子也藍田吕氏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也人之類男子爲貴也其配則天也陽也乾也可以服人而不可以服於人者也故天地四方之大皆吾之所當有事也不能則幾於非男子也故於其始生所以用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也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故君子寧功浮於食不使食浮於功有事於天地四方而後敢用穀則功浮於食無愧於食是亦男子之事也故因射義及之

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爲仁由己射之中否亦由己非他人所能與也故不怨勝己者而惟反求諸其身

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朱子曰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今按揖讓而升未射時也下而復升以飲則射畢矣揖讓而升下五字當依鄭

註為句藍田呂氏曰仁者之道不怨天不尤人行有不至反求諸己而已蓋以仁為己任無待於外也射者求中有似於此故曰射者仁之道也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知反求諸己而不怨勝己者知所以中不中莫不在於己非人之罪也至於愛人不親治人不治禮人不荅則反己諸人蓋不以為己任不知其類者也君子無所不用其學故於射也得反己之道焉爭者爭勝負也君子之於天下也所以與人交際辭讓而已爵位相先患難相死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則無所事於爭矣而獨於射也求中是以勝負爭也然射禮勝飲不勝所以爭中者爭辭爭飲也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

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郊特牲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謂射者何以能不失射之容節而又能聽樂之音節乎何以能聽樂之音節而使射之容與樂之節相應乎言其難而美之也循聲而發謂射者依循樂聲而發矢也畫布曰正棲皮曰鵠賢者持弓矢審固故能中的不肖者不能也詩小雅賓之初筵發猶射也爵謂罰酒

之爵中則免於罰故云求中以辭爵也酒所以養老病今求免於爵者以己非老者病者不敢當其養禮耳此讓道也長樂陳氏曰鵠之為物遠舉而難中射以及遠中鵠為善故正鵠欲其不失所以為賢也禮樂由賢者出故持弓矢審固可以言中者不肖之人爭勇力忘禮樂安能中哉此先何以射而後何以聽主禮而言也鄉特牲先何以聽而後何以射主樂而言也○藍田呂氏曰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求中以辭爵明所以爭者乃所以辭也又曰射雖一藝而可以分賢不肖者以此

燕義第四十七

此明君臣燕飲之義長樂陳氏曰先王之為聘所以致親也而親親之心

無所不用則燕之之禮不得而廢焉近自乎九族同姓與夫兄弟朋友之親而遠至乎諸侯君臣與夫蠻貊夷狄之邦莫不有恩以見其愛莫不有愛以盡其禮故禮行而人說而天下服者此乃古之所以為燕也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取內反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子忽反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征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修德

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庶子即夏官諸子職也下大夫二人掌其戒令以下
皆周禮文卒讀為倅副貳也此官専主諸侯以下衆
庶之子副倅於父之事戒令謂任之征役也教治謂
脩德學道也别其等者分别其貴賤也此屬皆未命
以父之爵為上下也正其位者朝廷之位尚爵學校
之位尚齒也大事謂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大燕享
之類也唯所用之唯太子之所役使也百人為卒五

人為伍有司統領卒伍者也司馬弗征者以其統屬於太子故司馬不得而征役之也凡國之政事非上文所言大事也游卒倅之未仕者也此既小事乃民庶所為不使國子之未仕者為之蓋欲存之使修德學道以成其材也故春則合聚之於大學秋則合聚之於射宮考藝而為之進退焉○疏曰庶者衆也適子衆多故總謂之庶子非適子庶弟而稱庶子也必知適子者以其倅是副貳於父之言○呂氏曰燕禮

有主人升自西階獻庶子阼階之上又宵則執燭於阼階上故此篇因陳庶子官之所掌且明所以建官之義也

馬氏曰燕義之設始於公族而公族之正始於庶子官記者之言燕義必先述其燕與鄉飲之禮凡以本其始而已司馬治之則處之以義司馬弗征則優之以恩春合諸學而教之以文所以順陽秋合諸射而教之以武所以順陰○盱江李氏曰王者之師其備矣乎非直與於閭里抑又取於世族彼以父祖貴寵宜有報上之心而況學習德行道藝孰不知忠孝之美佐之以金革則與夫干賞蹈利傭徒衆貴者蓋有間矣且太子將為君國子將為臣君臣之分未定而恩義固已接矣則今日之游卒未必不為嗣王之將帥也譬長馭遠有如是哉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句大夫皆少進句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

爾與邇同南鄉爾卿句絕大夫皆少進句絕少進稍前也定位者定諸臣之位也適讀為敵自此以下皆記者舉儀禮正文而釋其義也長樂陳氏曰爾之者以示其相親而與嫌於疑也定位則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是也阼階之上所以為主位而君席之所居者也西者作成之地也而予西則其地乃東矣而東者造始之方也能造始則有君之道能作成則有臣之

德兆諸侯者屈之而為臣伸之而為君夫卿大夫豈其偶者耶此所以西面獨立而無敢敵者也

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

獻主代主人舉爵獻賓也君尊臣不敢抗行賓主之禮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卑故抗禮無嫌記曰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謂與本國之臣燕則然若鄰國之臣則以上介為賓也公孤也上公之國得置孤一人公卿

之尊次於君復以之為賓則疑於尊卑無辨且嫌於偪上也大夫位卑雖暫尊之為賓無所嫌疑也○方氏曰既曰為疑而又曰明嫌者蓋疑未至於嫌特明嫌之義而已長樂陳氏曰位不辨則名不正等不別則分不明故膳夫者國之膳食之司也使之為獻主而不以君言君為主而大夫為賓則禮相敵而有所亢矣大夫者知足以帥人者也使之為賓而不以卿言卿為賓而主之者在君則體相親而有所疑矣疑為其近君也亢為其不臣也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記亦曰禮所以別嫌明微此膳夫為獻主而大夫為賓之意也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

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
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
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
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
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
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
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先是宰夫代主人行爵酬賓之後君命下大夫二人

媵爵公取此媵爵以酬賔賔以旅酬於西階上旅序也以次序勸卿大夫飲酒也此之謂君舉旅於賔也君所賜爵則特賜臣下之爵也此二者賔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則賔升而成拜謂復再拜稽首也先時以君辭之於禮未成故云成拜也○楊氏曰按公取媵爵以酬賔此別是一禮與尋常酬賔不同此所謂公為賔舉旅也燕禮君使宰夫為獻主以臣莫敢與君抗禮也今君舉觶於西階之上以酬

賓可乎蓋君臣之際其分甚嚴其情甚親使宰夫為獻主所以嚴君臣之分今舉觶以酬賓賓西階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奠觶答再拜公卒觶賓下拜公答再拜畧去勢分極其謙畀所以通君臣之情也註云不言君酬於西階上及君反位尊君空其文也此又所以嚴君臣之分也嚴陵方氏曰舉旅即下言舉旅行酬也旅序也舉爵以序行酬酢之禮也鄉飲酒禮亦謂之相旅即中庸所謂旅酬是也君所賜爵謂旅酬之外君有特賜之爵也升成拜者既降階而拜又升而拜以成前拜之禮故也賓必再拜以明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答拜

以明君上於爵賜祿以報功於臣故曰明臣禮也又曰明君上之禮也或言君或言臣或言臣下或言君臣上下皆互相備也言上則不特主君言下則不特主臣力言其才能言其勢民既有功則興事造業生財有道矣夫然後取之以什一之法也道之至於有功然後取之此其不虛取於民也寡乎什一則上之用不足多乎什一則下之財或匱唯其取之以什一故織之上用足而下不匱也什一為天下之正如此亦由乎上之人明正道以行之而已和寧禮之用也以其國安而君寧故曰寧論語曰禮之用和為貴曲禮曰人有禮則安皆以是而已夫君臣上下之大義不過如此故曰然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

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
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設席之位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皆是
南面東上而遥相次此所謂小卿次上卿也大夫在
小卿之西是大夫次小卿也士受獻于西階之上退
立于阼階下西面北上庶子受獻于阼階上亦退立
于阼階下庶子次於士是士庶子以次就位于下也

獻君者主人酌以獻也公取媵爵以酬賓賓以旅酬

於西階上此所謂獻君君舉旅行酬也而后獻卿者
亦主人獻之也公又行一爵亦勝者之爵也若卿若
賓惟公所酬卿亦以旅于西階之上禮亦如初此亦
是君舉旅而言卿舉者蓋君為卿舉耳下言大夫舉
旅士舉旅其義同而後獻大夫亦主人之獻也公又
舉奠觶以賜是為大夫舉旅也主人獻士公復賜之
是為士舉旅也公舉旅之禮止於士不及庶子矣而
后獻庶子者主人獻之于阼階之上也牲狗也○疏

曰公及卿大夫士等牲體薦羞之等差燕禮不載臨川

呂氏曰禮之所貴別而已矣親疏長幼貴賤賢不肖皆別也大別之中又有細別存焉均親也而有斬衰大功小功緦麻袒免之異均長也而有父事兄事肩隨之異故以賤事貴有十等焉所謂王公卿士皂輿隸僚僕臺也君者稍尊而爲之也苟無差等民可得而犯之貴貴之義有所不行此亂之所由生也燕禮之別故上卿小卿大夫士庶子以其席其就位皆有次獻君獻卿獻大夫獻士獻庶子以眾旅行酬皆有序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君臣貴賤之義極其密察至于此皆所以防亂也

聘義第四十八

呂氏曰天子之與諸侯諸侯之與鄰國皆有朝

禮有聘禮朝則相見聘則相問也朝宗覲遇會同皆朝也存覜省聘問皆聘也故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是也有鄰國交修其好者大行人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是也儀禮所載鄰國交聘之禮也聘義者釋聘禮之義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

此言卿出聘之介數上公七介者上公親行則介九人諸侯之卿禮下於君二等故七介也以下放此○呂氏曰古者賓必有介介副也所以輔行斯事致文於斯禮者也　嚴陵方氏曰上公即九命作伯之上公也王之三公八命而已以其加三公之一命故以上言之周官行人上公介九人侯伯七人子男五人此言七介五介三介者以大聘使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故也以爵有貴賤則其介有多寡故曰所以明貴賤也

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紹繼也其位相承繼也先時上擯入受主君之命出而傳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此是傳而下也賔之末介受命於末擯而傳與次介次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賔是傳而上也此所謂介紹而傳命也賔正也於所尊者不敢正自相當故以介傳命敬之至也賔在大門外西北面介自南向北為序主君在內迎擯者出大門自北向南為序

嚴陵方氏曰介有三等末介傳中介中介傳上介以相繼而傳之故曰介紹而傳命也紹而傳命則命不直達矣蓋以主君之尊而使臣之卑不敢與之亢禮故也

故曰弗敢

賓賓對也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

疏曰三讓而后傳命者謂賓在大門外見主人陳擯以大客之禮待己己不敢當三度辭讓主人不許乃後傳聘君之命也三讓而后入廟門者謂賓既傳命之後主君延賓而入至廟將欲廟受賓不敢當之故三讓而後入主君在東賓差退在西相向三讓乃入

廟門也三揖而後至階者初入廟門一揖也當階北面又揖二揖也當碑又揖三揖也三讓而後升者謂主君揖賓至階主君讓賓升賓讓主君如此者三主君乃先升賓乃升也

君使士迎于竟（境）大夫郊勞（去聲）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

郊勞勞之于近郊也用束帛北面拜貺亦主君之拜

也其拜於阼階上拜君命之辱者釋北面拜既之義也嚴陵方氏曰迎於竟則使士勞于郊則使大夫因為之隆殺焉廟受者受使者所銜之命也受必於廟所以致敬也拜既者拜受所賜之物也拜辱見曲禮解俟言自此以俟彼陵言自下以陵上

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呼既反還旋圭璋賄贈饗食嗣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卿主國之卿也承擯者承副上擯也紹擯者繼續承擯也賓行聘事畢主國君親執醴以禮賓是君親禮

賔也私面謂私以己禮物面見主國之卿大夫也私覿私以己禮物覿見主國之君也牲殺者曰饔生者曰餼致饔餼者聘覿皆畢賔介就館主君使卿致饔餼之禮於賔也還圭璋者賔來時執以為信主君既受之矣今將去君使卿送至賔館以還之也還玉畢加以賄贈之禮經云賄用束紡紡今之絹也饔禮食禮皆在朝燕禮在寢一食再饗燕無常數○吕氏曰擯者主國之君所使接賔者也王之有擯猶賔之有

介也擯有三者以多爲文也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相即擯也入詔禮曰相出接賓曰擯宗伯卿也故曰卿爲上擯小行人諸侯入王則爲承而擯行人大夫也故曰大夫爲承擯士職畢承官之之以繼擯之事故曰士爲紹擯也使臣之義則致其君臣之敬於所聘之君主君之義則致其賓主之敬於來聘之臣也嚴陵方氏曰擯者主國接賓之人而爲之執事者也周官司儀所謂掌賓客擯相之禮是矣言上擯則知承之爲中擯紹之爲末擯矣見主國之臣則曰面見主國之君則曰覿者與君言鄉臣言面同

義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内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天子制諸侯者天子制此禮而使諸侯行之也比年每歳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誤謂禮節錯誤也○

吕氏曰上下不交則天下無邦人道所以不能羣也

故先王之御諸侯使之相交以修其好必使之相敬以全其交其相交也必求乎疏數之中故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也其相敬也必相厲以禮故使者之誤主君不親饗食以愧厲之然後仁達而禮行外則四鄰相親而不相侵內則君臣有義而不相陵也先王制禮以善養人於無事之際多為升降之文酬酢之節賓主有司有不可勝行之憂先王未之有改者蓋以養其德意使之安於是而不憚也故不安於偷惰而

安於行禮不恥於相下而恥於無禮也天子以是養諸侯諸侯以是養其士大夫上下交相養此兵所以不用天下所以平也節文之多惟聘射之禮爲然養人之至者也諸侯自爲正於射禮聘禮二禮之義天子養諸侯之意爲深故其義皆曰兵不用自爲正之具也長樂陳氏曰使者得禮而榮君之命則有光華失禮而辱君之命則有愧恥故厲其使所以厲其君厲其君則敬讓行而兵不用矣古之人以禮相愧厲而不以怒此所以相成之道也此孔子所以責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也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聘使之行禮於君則用圭於夫人則用璋其行享禮於君則束帛加璧於夫人則琮享猶獻也及禮畢則還其圭璋者以圭璋是行禮之器故重之而不敢受也璧琮與幣皆財也財在所輕故受而不還故曰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呂氏曰諸侯相厲以輕財而重禮則遠利而有耻所以民作讓藍田呂氏曰聘禮行人執圭璋以致

命天下之寶無尚於玉君子以玉比德焉言重吾聘禮如玉之重且以達其君之信也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半圭曰璋取法於陰陽之義也其圭璋與瑞所謂琢圭璋璧琮以覜聘者也還圭璋而不還璧琮饗幣者聘以致命饗以致獻重命而輕獻所謂輕財而重禮也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子賜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

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出既行也入始至也積謂餼之牢禮米禾芻薪之屬其來與去皆三餼之積故云出入三積也飱客於舍謂致饗飱於賓之館舍也三牲備為一牢五牢之具陳於内謂飪一牢在賓館西階腥二牢在賓館東階餼二牢在賓館門内之西也禾稾實并刈者也米車設於門東禾車設於門西倍禾倍其數也禮註云薪從米芻從禾疏云薪以炊爨故從米芻以食馬故從

禾此四物皆在門外乘禽乘行羣匹之禽雁鶩之屬也掌客云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裁殺禮在野在外殺禮故曰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言不能皆如此豐厚也然而於聘禮則用財如此之厚者是欲極盡之於禮也用財雖厚盡禮而止不敢加美以役禮故內不相陵外不相侵皆為有禮以御之故也嚴陵方氏曰主國謂主待之國也出入謂從來既去也猶若奏猶之猶卒介皆有餘中則無餘削矣以殺於使臣故也然盛於饗饗盛於食於食則一於饗則再於燕則與時賜無數盡

之於禮則人各守其分故內君臣不相陵外不相侵也○石林葉氏曰餼牢天產陽物也故陳於內米禾芻薪地產陰物也故陳於外饗所以訓恭儉也故至于再燕與時賜以示慈惠也故無數聘禮雖具如此而財有所不及則不必備然而苟有其財亦未嘗不盡於禮此先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也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

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内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强有力如此也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鬬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

治而國安也

呂氏曰節文之多惟聘射之禮爲然故曰至大禮也君臣父子長幼之義皆形見於節文之中人之所難我之所安人之所懈我之所敬故能行之者君子也君子自養其强力勇敢之氣一用之於義禮戰勝而教化行矣此國之所以安也射禮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酬獻之節極爲繁縟故有酒清肉乾而不敢飲食者若聘禮則

受聘受享請覲然後酌醴禮賓無酒清肉乾之事特以節文之繁與射禮等皆至日幾中而后禮成故與射禮兼言之也長樂陳氏曰聘之為禮養諸侯而兵不用射之為禮亦養諸侯而兵不用是皆至大之禮非強有力者不能行之齊以言其心莊以言其容正齊以言其儀言養諸侯而兵不用人曰天下有事用之於戰勝何也蓋先王之禮可以常安而不能使安之必常可以杜亂而不能使亂之必杜禮義在我而兵戰在天在我者不可不修在天者順之而已故用之於兵戰亦至於無敵也○朱子曰按疏云此雖總結聘射然自酒清肉乾曰莫成禮父子長幼之語似據射鄉而言恐射鄉之義失次在此或相因而言歟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姑衛反）義也垂之如隊（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屈）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如字）尹（如字）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鄭氏曰碈石似玉縝緻也栗堅貌劌傷也義者不苟傷人越猶揚也詘絶止貌樂記曰止如槀木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間美者○陸氏曰尹正也孚尹猶言信正○應氏曰尹當作允孚允皆信也○疏曰圭璋特達謂行聘之時惟執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也○馬氏曰能柔能剛能抑能揚能斂能彰而能備精粗之美以全天人之道者玉之為物也能柔則温潤而澤所以為仁能剛則廉而不劌所以為義能抑則垂

之如隊所以為禮能揚則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所以為樂能斂則縝密以栗所以為智能彰則瑕不揜瑜瑜不揜瑕所以為忠孚尹於中旁達於外所以為信始之以仁而成之以信凡此皆粗而為人道也於氣如白虹所以為天精神見于山川所以為地圭璋特達所以為德天下莫不貴之所以為道凡此皆精而為天道也七者合而言之皆謂之德君子所貴以此德也溫者德之始言始所以見終論語言孔子

之五德則始於溫夔教胄子以四德亦始於溫詩亦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古人用玉皆象其美若鎮圭以召諸侯以恤凶荒用其仁也齊有食玉用其智也牙璋以起軍旅用其義也國君相見以瑞相享以璧用其禮也樂有鳴球服有佩玉用其樂也邦國玉節用其信也琬以結好琰以除慝用其忠也兩圭祀地黄琮禮地用其能達於地也四圭祀天蒼璧禮天用其能達於天也圭璋特達用其能達於德也巳聘而

還圭璋已朝而班瑞此皆古之為器而用玉之美者也古之善比君子於玉者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曰如圭如璧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曰玉振終條理曰瑾瑜匿瑕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此古人比君子於玉者也○石梁王氏曰因聘禮用玉故論玉之德以結此篇石林葉氏曰人之大德曰仁故先溫潤而澤有仁未嘗無知故次之以縝密以栗有知矣非義則不足以制事故次之以廉而不劌義所以充實乎內禮所以節文乎外故次之以垂之如隊立於禮必成之以樂故次之以其聲清越以長自仁

而至成於樂則修身之至矣可以出而應物故忠者不欺於內外則次之以瑕瑜不相揜也忠以待物而物必信故次之以孚尹旁達也忠信人德而已人德備則與天地參故次之以氣如白虹精神見乎山川也與天地參則歸於德而退藏於道矣故終之以圭璋特達天下莫不貴者也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疏曰以其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智也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紫)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

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

體天地以定尊卑法四時以為往來則陰陽以殊吉凶順人情以為隆殺先王制禮皆本於此不獨喪禮為然也故曰凡禮之大體吉凶異道以下始專以喪禮言之喪有四制謂以恩制以義制以節制以權制也○嚴陵方氏曰恩則有所愛故曰仁理則有所宜故曰義節則有所制故曰禮權則有所明故曰知此四者人之所由廢一不可也取之者謂取而法之故也其所謂則也順也蓋亦若是而已○馬氏曰天地

者禮之本也陰陽者禮之端也四時者禮之柄也人情者禮之道也恩義所以厚其死節推所以存其生厚其死者故為父斬衰三年為君亦斬衰三年存其生者故曰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

疏曰父最恩深故特舉父而言之其實門內諸親為之著服皆是恩制也嚴陵方氏曰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則恩之厚者莫如父服之重者莫如斬衰

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

義制者也

門內主恩故常揜義門外主義故常斷絕私恩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恩揜義也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義斷恩也資猶取也用也用事父之道以事君故其敬同也人臣為君重服乃貴貴尊尊之大義故曰以義制者也然五服皆有義服亦是以義制此舉重者言之耳

藍田呂氏曰極天下之愛莫愛於父極天下之敬莫敬於君愛敬生乎心與生俱生者故門內以親為重故為父斬衰親親之至也門外以君為重故為君亦斬衰尊尊之至也內

外尊親其義一也故以事父之義施之君以君之服以義制者也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

三日而食始食粥也葬而虞祭始沐不補雖破不補完也不培一成丘壟之後不再加益其土也祥日大祥之日也素琴無漆飾也與素几素俎之素同嚴陵方氏曰練謂練帛以為冠毀謂瘠其身毀而過制則傷生矣鼓琴固所以散哀止以素而不加飾以示有漸也

凡此皆以禮節之而不使過哀焉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

齊衰之服期而除之以心喪終三年馬氏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故父在為母齊衰期以權制者也○程子曰古之父在為母服期今則皆為三年之喪皆為三年之喪則家有二尊矣可無嫌乎處今之宜服齊衰一年外以墨衰終月算可以合古之禮全今之制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

杖或曰擔䏙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疏曰杖之所設本為扶病而以爵者有德其恩必深其病必重故杖為爵者而設故云爵也遂歷叙有爵之人故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

喪服傳云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擔假也尊其為主假之以杖或曰輔病者喪服傳云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謂庶子以下皆杖為輔病故也婦人未成人之婦人童子幼少之男子百官備謂王侯也委任百官不假自言而事得行故許子病深雖有扶病之杖亦不能起故又須人扶乃起也大夫士既無百官百物須已言而后喪事乃行故不許極病所以杖而起不用扶也庶人卑無人可使但身自執事不可許病故

有杖不用但使面有塵垢之容而已子於父母貴賤情同而病不得一故為權制禿者無髮女禿不髽故男子禿亦不免也袒者露膊傴者可憎故不袒也踊是跳躍跛人脚蹇故不跳躍也老及病者身已羸瘠又使備禮必至滅性故酒肉養之此八者謂應杖不杖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禿者五也傴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者八也喪大記大夫與士之喪皆云三日授子杖謂為親也此

云五日七日為君也藍田呂氏曰先王制禮不沒其所不得申上丈父在為母齊衰期是也不飽於所不必用婦人童子不杖是也不責其所不能給身自執事而面垢而已是也不必其所不能行禿者不髽傴者不袒之類是也四者禮有所不能行故以權制之也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

自三日不怠以至於三年憂其哀漸殺而輕故曰恩

之殺也○鄭氏曰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藍田呂氏曰子之於親天性也不可解於心也執親之喪創鉅痛甚雖日月之久豈有殺乎此君子所以有終身之憂然喪必有月算服必有變除天地已易四時已變哀之感者亦安能無殺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此以恩之薄厚而有久近之殺也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此以日月之久近而有哀戚之殺也始死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此三日不怠也未葬哭無時居倚廬寢不絕絰帶此三月不解者也既虞卒哭唯朝夕哭此其悲哀者也既練不朝夕哭哭無時謂哀至則哭此三年憂者也君子之居喪期合乎中者也有如是之隆殺聖人因隆殺而致其禮所謂品節斯斯之謂禮者也禮者所以教民之中故三年之喪

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敢不勉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古之道也書獨稱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者先王之禮墜王者之貴有不能行之者高宗以善喪聞而廢禮所由興故善之也

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

君不言謂百官百物不言而事行者也臣下不能如

此必言而後事行但不文其言辭耳故曰言不文者

謂臣下也山陰陸氏曰孝常行也今誠而高之則以不能喪者多故也

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

說見間傳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兹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彊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

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比及也三月一節也練一節也祥一節也非仁者不足以盡愛親之道故於仁者觀其愛非知者不足以究居喪之理故於知者觀其理非强者不足以守行禮之志故於强者觀其志一說理治也謂治斂殯葬祭之事惟知者能無悔事也故曰觀其理篇首言仁義禮知為四制之本此獨曰禮以治之義以正之者蓋恩亦兼義權非悖禮也孝子弟弟貞婦專言門内

之治而不及君臣者亦章首專言父母之喪而恩制為四制之首故也

藍田呂氏曰父母之喪其大變有三始死至于三月一也十三月而練二也三年而祥三也莫不執喪也善於此者難莫不善其始也善於終者難故終始三節以善喪稱者則孝子弟弟貞婦可得而知也惻怛痛疾悲哀志懣非仁者之篤於親則不能也然哭踊無節喪期無數服不別精粗位不別賓主乃野人夷狄直情徑行者其知不足道也哀之發於容體發於聲音發於言語發於飲食發於居處發於衣服輕重有等變除有節至於襲含斂殯之具賓客弔哭之文無所不中於禮非知者之明於理則不能也然有其文矣實不足以稱之有其始矣力不足以終之其强不足道也喪事不敢不勉此强有志者之所能也故古之善觀人者務其言動之所趨而知其情驗其行事之所久而知

其德親喪者人之所自致者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則其仁可知矣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則其知可知矣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則其強可知矣故君子之於親人常於此而得之

禮記大全卷三十